



茶马少年行

别鸣 著

中国少年强，千年茶叶香

著名作家刘醒龙、李修文、徐鲁、匪我思存暖心推荐

茶马少年行



别鸣
著

鄂新登字 0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茶马少年行 / 别鸣著 .— 武汉：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560-8679-5

I . ①茶… II . ①别… III .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92215 号

书 名：茶马少年行

出 品 人：何 龙

策 划：姚 磊

责 编：项 玮

绘 画：孙闻涛 赵欣舒

设 计：周思欣工作室

出版发行：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业务电话：(027) 87679199 (027) 87679179

承 印 厂：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印 张：13

字 数：130 千字

开 本：640mm×980mm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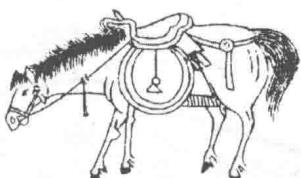
印 次：2018 年 10 月第 1 版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60-8679-5

定 价：29.8 元



									引子	
第一章	戏园惊变									
第二章	沙皇问茶									
第三章	码头狂奔									
第四章	凄风冷雨									
第五章	湍江险流									
第六章	破江而出									
第七章	窃枪何为									
第八章	飞越大江									
第九章	蒸汽腾腾									
第十章	化为灰烬									
063	056	052	044	038	033	026	018	011	003	001
第十一章	大戏之日									
第十二章	伤心城池									
第十三章	日暮乡关									
第十四章	茶乡斗茶									
第十五章	飘忽若神									
第十六章	惊涛拍岸									
第十七章	烟波江上									
第十八章	邈若山河									
第十九章	杯中乾坤									
第二十章	风火车轮									
128	121	116	111	104	095	088	082	076	070	
第二十一章	路远迢迢									
第二十二章	少林买卖									
第二十三章	天下大会									
第二十四章	神乎其神									
第二十五章	雪涌黄河									
第二十六章	羊肠太行									
第二十七章	风流云散									
第二十八章	长城内外									
第二十九章	冰封雪原									
第三十章	茶香万里									
191	184	178	170	165	159	151	146	142	136	



引子

茶香氤氲，一片片茶叶，在壶中沸水里翻滚浮沉。

这浮沉，由这温润如玉的小小瓷壶扩散，是万千茶农的命运
浮沉，是武汉这座大城的历史浮沉，是大清帝国的国运浮沉。

1890年，世界暂无战乱，自有歌舞升平。茶——这中国神叶，
栈山航海，远销各国，润泽亿万家庭的生活。

英国伦敦，弥天大雾充满神秘，花园洋房里家庭主妇精心准备下午茶，邀请好友亲朋品尝从遥远中国运来的茶，讲述一段又一段奇闻趣事。

俄罗斯帝国圣彼得堡，漫长的白夜  降临，在一天二十三小时的喧闹狂欢之后，贵族们聚在一起品尝来自中国的茶，享受片刻的宁静。

中国武汉两江四岸，蝉鸣铺天盖地，掩不住这东方茶叶港的

喧嚣繁华。昼夜船桅如林的汉口  龙王庙码头，十万脚夫号子声不断，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俄英德美各国的茶商如潮，从闽湘云贵等省运抵的茶叶货包堆积如山，正由此经万里茶道，源源不断运往世界各地。国际茶市的巨大利益，让英、俄等国商人对汉口茶叶贸易权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

刚上任不久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发现茶叶事关大清国运，厉行整顿茶政，推动汉口茶商全面掌控茶叶市场，务必扼住国际茶叶贸易的命脉。

百年来依靠茶叶贸易发家的在汉晋商，眼见利益即将旁落，当然不肯善罢甘休。

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六月，初夏的江城，晋商“红茶帮”大当家胡一啸带着数十个手持扁担的短褂男子，朝汉口瑞福兴戏班匆匆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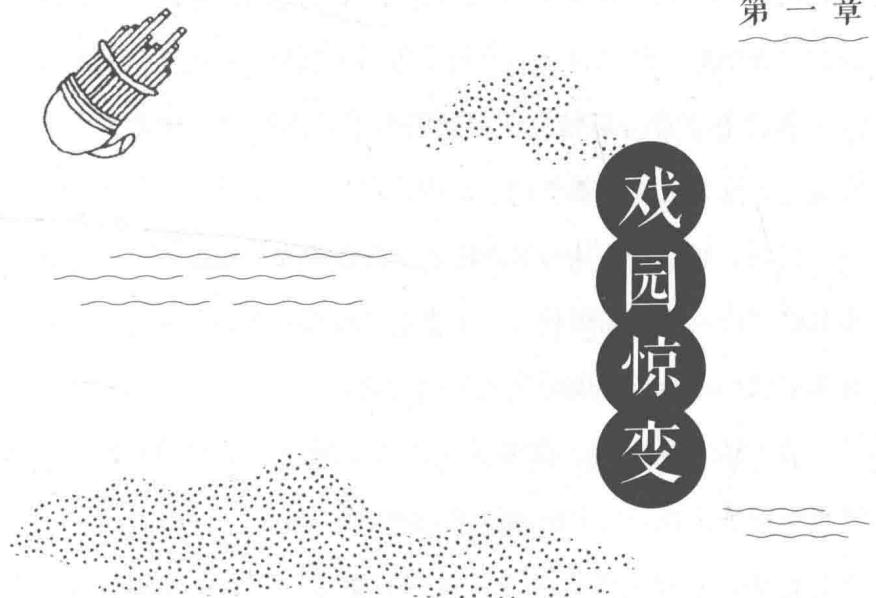


历史密码

白夜：由于地轴偏斜和地球自转、公转的关系，在高纬度地区，有时黄昏还没有过去就呈现黎明，这种现象叫做白夜。

汉口：19世纪中叶，中俄万里茶道起点为汉口。汉口因此成为万里茶道上最大的茶叶集散地和运输源头。每年，由汉口港出口的茶叶达200万担以上，占中国当时茶叶出口总量的60%。停泊茶船的码头长达15公里，江面停泊的茶船多时达25000只。汉口因此被欧洲人誉为“东方茶港”。

戏园惊变



胡琴悠扬，鼓板轻敲，戏台上羽扇纶巾的诸葛亮声腔激昂，一出汉剧《群英会》正演到高潮。

汉口大名鼎鼎的瑞福兴戏班，平日这戏园子里，总是人头攒动，叫好声不绝。

这个六月天的下午，只闻戏台上的咿咿呀呀，台下却是安静得让人心悸。瑞福兴班主沈三保的苍苍白发里，汗珠不断往外渗，他抬起袖角悄悄拭了拭额头，毕恭毕敬望着台下仅有的两名观众。

案桌之上，摆满瓜桃枣糕、各色果脯，再加两盏好茶，都未曾动过一口。十四岁的莫绮缪身穿缕金百蝶穿花大红洋缎衫，下着撒花洋白绉裙，端坐在桌后已半个时辰，心里早如猫挠般难受。

这二位可是戏班的大主顾。汉口四大茶商之一——莫之胥两日之后要办一场大堂会，重金邀请瑞福兴戏班去唱《三国》连本戏。

今日下午莫之胥本来要带着管家前来戏班订戏目，临出门，他忽说要另往他处，却让自己的空轿子依旧来戏班。

莫绮缪平日一贯精灵，眼瞅着有了外出机会，立即央着言管家应允，让自己坐在爹爹的空轿中，混出家门，来到戏班。

此时，她忍不住从袖里掏出《点石斋画报》，翻开痴迷多日的“法兰西滑翔机载人浮于青空”画页，伸右臂轻碰言归农，在案下悄悄指给他，催他赶紧开口问话。

言归农目不斜视，微微摇头，却是观戏不语的意思，右手自顾自在左手背合着台上曲调轻敲。

台侧，乐师班子正沉醉在曲调演奏之中。坐在前端的鼓师尤其引人瞩目，黑衣长衫，手执鼓箭劲敲。虽只十五六岁年纪，却是整场大戏节奏的主控者，恍如三国戏里威风凛凛、挥舞银枪的常山赵子龙。

莫绮缪要找的人，就是他——汉口戏班子里技艺超群、年少英气的鼓师余天纵。戏班之鼓，掌控全戏进退节奏，击法极为不易，这余天纵小小年纪却天赋异禀，板鼓一敲，冠绝湖广。

同时，这余天纵祖上出自津门，家传一手出神入化的风筝技艺，他虽在人前罕有展示，却被莫绮缪打听知晓：余家大风筝，可以放人上天。

鼓声叨叨，琴声切切，台上演得热闹。莫绮缪昨晚看闲书睡得迟，此时眼皮不由发黏，只觉得耳边戏班乐声渐疏渐远，窗外的蝉鸣却是越来越响。

“咚”，一声巨响，正迷迷糊糊犯困的莫绮缪，被惊得一颤。

循声望去，瑞福兴戏班的两扇院门已被砸得歪斜，数十个手持扁担的短褂男子直冲进来。

一直躬身赔笑的班主沈三保，长身一跃，伸出双手拦住不速之客，大声问：“和气生财，各位这是……”

话没说完，沈三保已被三五根扁担架住，戏班里的不少青壮年一见情势不对，都抄起手边的家伙，冲了过去。

眼见双方剑拔弩张，手持扁担的短褂男们忽然闪开两旁，一名身穿蚕丝黑褂、头戴镶玉瓜帽的矮胖男人缓缓踱了出来。

莫绮缪听见身旁的大管家言归农倒吸了一口冷气，她识得此人：是与爹爹齐名同为武汉四大茶商之一、把持汉口十余个码头的“红茶帮”帮魁胡一啸。

武汉两江四岸无人不知胡一啸的厉害。他本是来汉口贩茶的晋商——常家的一个跟班，为人强蛮跋扈，敢打敢拼，数年间，他不仅将在汉晋商联络为“红茶帮”，更把十余个码头的货物搬运抢占有手，成了汉口码头老大。只要他不点头，谁家的货都没人敢装卸。

胡一啸右手不停转着一对锃亮的大铁球，紧皱眉头，眼中的寒光在众人脸上扫来扫去。

沈班主因为平日演出，与胡一啸有过交往，赶紧挣脱身，双手连连作揖道：“一啸兄弟，这一定是误会，误会啊！”

“谁是你兄弟？我是你大爷！”胡一啸没发现要找的人，正在气头上，翻脸怒骂。数根扁担猛砸沈班主后背，他当即倒地。

莫绮缪正大声喝止，突然她眼前一花，戏台之上跃下一个黑影。





更多漫画请在购买：www.tongbook.com

说时迟，那时快，这黑影趁众人一愣，伸出如铁双臂，将那些乱挥的扁担格挡开，俯身挽起沈班主。

大家这才看清，正是少年鼓师余天纵。

胡一啸手中的一枚铁球，已离了手，带着啸声狠狠朝这少年砸了过去。

余天纵纵身一闪，抓起身旁一个画着孙悟空腾云驾雾的七彩纸鸢一挡，铁球砸穿这纸鸢，被带偏方向，擦着他的耳际掠过，直往他身后三尺之地的莫绮缪飞过去。

他伸手疾挥，一支鼓箭如长了眼睛，“咄”斜插而出，将砸向莫绮缪的那枚铁球，钉在了戏台侧千年“茶圣”——陆羽的画像之下。

顿时，瑞福兴戏班死一般的寂静。

“哈哈哈！”胡一啸如拉锯一般的怪笑打破这寂静，他猛地撩起外褂，露出腰带上斜插的两杆短柄手铳，大声道：“小小瑞福兴，胆子不小啊！我看你们能把莫之胥藏到哪里？”

莫绮缪一听，心里十分不解，更是气愤。大管家言归农伸手连拉她的衣袖，却早被胡一啸看在眼里。

莫之胥中年得女，再无子嗣，对莫绮缪自小宠爱，商家往来的热闹去处，常带着女儿开开眼界。莫绮缪见过胡一啸数面，她双手在袖中反复紧握，不断为自己打气，抑住心中慌乱。

胡一啸怒气冲冲瞪着她，厉声道：“你爹做了好一场一统汉口茶市的春秋大梦，事到临头，让女儿来顶包，要不要脸？”

莫绮缪从来娇生惯养，哪受得委屈，一时气血上涌，她不管



不顾，斥道：“今天我父亲本来就未曾来戏班，你在我这等小辈面前要横，胡乱出口伤人，不是英雄好汉所为，这才是无赖行径！”甩动衣袖间，那本《点石斋画报》意外掉落在地。

大管家言归农吓得脸色苍白，连连打躬作揖说：“胡爷，胡爷，我东家确实今日没来戏班，您有什么话，容我回去禀报，一定不敢含糊。”

胡一啸二话不说，伸手拔出一杆短柄手铳，身旁的手下取出火镰，将手铳火绳立即点燃。火星溅出，乌黑手铳直指莫绮缪。

大管家言归农一声大叫，抱着头蹲身躲避。戏班里众人也知道火铳一轰会倒一片，纷纷躲闪。

莫绮缪无处退让，泪水顿时涌到眼角。那黑衣少年余天纵顿起救护之心，一闪身伸臂挺胸，挡在了她身前。

火绳燃烧殆尽，胡一啸忽然伸脚一勾，将地上那本《点石斋画报》踢向空中，恶狠狠地说：“大把大把赚钱的茶叶生意，都是被这些洋把戏，给耽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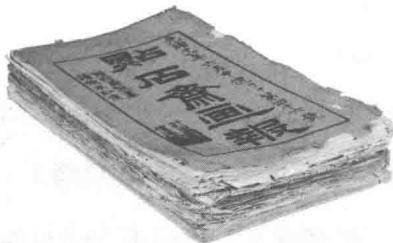
胡一啸举起手铳，朝空中轰了一枪，那本画报顿时化作无数纸屑四散，屋顶的瓦片被飞溅的枪子打出一个大洞。

胡一啸将手铳对着她，大喊：“莫之胥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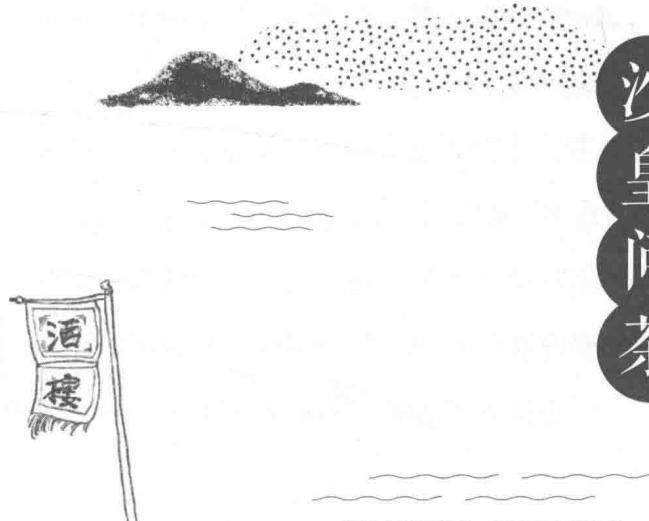
历史密码

《点石斋画报》：《点石斋画报》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份新闻画报，以绘画的方式介绍科学新知、宣扬奇风异俗，曾风靡一时。



晋商：通常指明清500年间的山西商人。山西地处中原农业地区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的中间地带，天寒地瘠，生物鲜少，人稠地狭。因此，一切家常需要之物，皆从远省贩运而至。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晋商以南北物资交流为主业，贩运绸缎于杭州，贩茶糖于汉口，贩葛布于四川，贩棉布于直隶。转而又将这些货物售于新疆，内外蒙古及俄罗斯等地。晋商以其雄厚的财力，灵活多变的经营之道，刻苦敢于冒险的创业精神，在长途贩运贸易中，逐渐开拓和形成一些商道，货行天下，汇通天下。晋商也为中国留下了丰富的建筑遗产，著名的乔家大院、常家庄园、曹家三多堂就是其中的代表。

红茶帮：历史上的汉口“红茶帮”，又称“山西茶业行会”，是后来“汉口茶叶公所”的发起成员之一。



沙皇问茶

“莫之胥？在哪里？”

距汉口一万二千里之遥，俄国都城圣彼得堡，白夜的狂欢仍在继续。郊外行宫加特契纳，一间僻静的书房里，皇太子的私人教师彼别诺斯夫手拿一份电报，刚给太子尼古拉读完，尼古拉念着电文里这个陌生的中国人姓名问道。

此刻，皇室的宴饮达到了高潮。欢快的圆舞曲奏响，公爵亲王们的喝彩、艳妆贵妇们的大笑，穿过重重的圆拱门，隐隐抵达这气氛压抑的书房。

彼别诺斯夫看着自己的学生——皇太子尼古拉，他脸色苍白，双眼迷离，虽好学而斯文，但天性优柔寡断。

两年前，因为一个铁路扳道工的严重失误，酿成沙皇专列脱轨的惨烈事故。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此患病，逐渐借助酗酒麻醉

自己。

一天前，亚历山大三世突然向皇太子尼古拉下旨：茶叶贸易对俄国至关重要，面对英国的大肆竞购竞运，命皇太子迅速拿出应对方案，必须夺取全部利益。

旨意忽至，尼古拉完全摸不着头绪。老师彼别诺斯夫赶紧发出多封电报，联络身在中国的俄国外交官与茶叶商人，彻夜分析。

“我们驻中国汉口的商人回电，这个叫莫之胥的武汉茶商，将成为清王朝指定的茶行领头人，中国会加强对茶叶贸易的控制，从英俄茶商手中收回茶权，对茶叶国际贸易造成重大影响。”彼别诺斯夫说。

尼古拉并不以为然，他告诉老师：“这一定是父皇酒后一时兴起的旨意，我已经写好一封回信，劝父亲不要陷入这些酒茶小事。”

彼别诺斯夫知道沙皇旨意必有深意，他尽量平心静气，向皇太子解释：沙皇陛下已经执行“东进亚洲”战略，谋划倾举国之力，修建横跨欧亚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殿下，谋求茶叶贸易的巨大利益，是俄国‘东进亚洲’战略的重要内容。”彼别诺斯夫说。

这时，一封盖着双头鹰徽章封印的沙皇谕旨送达。

脸色苍白的尼古拉双手颤抖，在老师不断鼓励下，他打开谕旨，上面写明——

沙皇决定，委派皇太子访问亚洲，为俄国东扩制造舆论，一探各国虚实。此行首要任务，必须获取茶叶国际贸易主动权，尽早对接西伯利亚大铁路，开辟中俄茶叶贸易运输新通道。



亚历山大三世甚至提出，他要喝上皇太子带回的中国最好的茶叶。

彼别诺斯夫兴奋异常，他摩擦着双手，激动地告诉皇太子：“殿下，你将成为俄国历史上第一位到达亚洲的皇太子！这太值得骄傲了！”

尼古拉面露犹豫，低声说：“亚洲，遥远的陌生之地……”

彼别诺斯夫斩钉截铁地说：“殿下，你必须接受这一使命。我们马上秘密调遣人员，提前行动，为殿下打探行程，完成任务。到时候，殿下只需要去看看，就能完成旨意。”

尼古拉眼见无可回避，想了想说：“也只能这样了。但是，谁是合适人选？巴诺夫伯爵最能胜任，可惜……”

巴诺夫伯爵是皇室远亲，宫廷里有名的“中国通”，数次潜入清王朝腹地游览，甚至娶了一位大清女子为妻。可惜，去年他因为琐事惹怒沙皇，被流放西伯利亚苦寒地带服役。

彼别诺斯夫微微一笑说：“殿下的主意太好了！您还记得巴诺夫伯爵有个名叫齐诺的顽皮孩子吗？就是最爱上下天海的那一个。去年他全家遭流放前，他父亲将他送往清国游历，一直就没有回来。”

尼古拉忆起这个齐诺的淘气荒唐，笑道：“这小子，今年……也该十六岁了吧？他要能办好这个差事，我就请求父皇免了他全家的罪，让他们回彼得堡。”

彼别诺斯夫淡淡一笑，说：“殿下，他的行踪其实一直被监控，只是他们自以为逃得隐秘。我们的‘亚述海号’巡洋舰，正在与